

诗歌英译可读性尝试：查尔斯·巴德与 《春江花月夜》

乐灵依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四川 成都 641400

DOI: 10.61369/SSSD.2025140027

摘 要： 查尔斯·巴德作为在中国开设私人培训机构的英国传教士，以外域译者的身份主动传播中国文化。在其《春江花月夜》的英译中，以可读性作为翻译目的：一方面注重淡化以中文古诗的异质性，运用英语母语者的逻辑思维，将诗歌意象具体化，以助英语读者加强理解、增进共情；另一方面，巴德秉持英语写作中重视连贯性的传统，对原文内容进行省略与合并，并以回指的方式实现主体一致性、情景连贯性，为中国诗歌的翻译传播作出贡献。

关 键 词： 查尔斯·巴德；《春江花月夜》；诗歌英译；具体化；连贯性

An Attempt at Readability in Translating Chinese Poems: Charles Budd and *The River by Night in Spring*

Yue Lingyi

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641400

Abstract： Charles Budd, a British missionary who established a private training institution in China, actively spread Chinese culture as an overseas translator. In h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iver by Night in Spring*, readability was taken as the translation objective: on the one hand, he focused on downplay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using the logical thinking of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to facilitate the native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poem; On the other hand, Bard adhered to the tradition of emphasizing coherence in English writing, omitting and merging the original content, and achieving consistency of the subject and coherence of the scene by using references. These constitute his effort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poems and promo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Charles Bard; "*The River by Night in Spring*";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oetry; concretization; coherence

引言

《春江花月夜》为陈代所制之曲，属于乐府新题。《乐府诗集》所载《春江花月夜》诗共七首，其中张若虚所作，因“突破宫体诗平凡庸俗的藩篱”，风格升华为美而不艳；且在思想层面，体现出诗人的宇宙意识、一种超时空的永恒观念（吴小如，1985），而受到极高的赞誉，其中以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的“孤篇冠绝全唐”为里程碑式标志。此诗的创作背景主要有两种，一种说法认为，张若虚在被流放至边塞地区后，受其经历启发而创作了此诗；另一种则认为是其在扬州南郊曲江边赏月观潮时作（鲁柯如，2025）。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英译版本之一，为查尔斯·巴德在1912年的出版诗集《古今诗选》（Chinese Poems）中的译文（Charles Budd, 1912）。查尔斯·巴德，又名布茂林，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最初在福建漳州传教，1887年由刘铭传聘请入台北西学堂任教习，约1890年转往上海英华书馆。1891年11月布茂林到广州同文馆当英文教习，并于1893年设立私人教育机构上海同文馆，以英文培训及西学教育为主。

长期的任教生活与商业翻译经验，私有培训机构上海同文馆的创设与教师扩招，说明其经济状况较为宽裕。查尔斯·巴德虽然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华，后却以商业译者和私人培训机构老师的身份在上海工作，出于个人兴趣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愿望翻译《古今诗选》，翻译过程中没有委托人和资金限制。在《古今诗选》序中，他提到翻译缘由，是偶然翻译的一首小诗传阅好友“好懂易读”；提到翻译目的，是传播中国文化、增进相关学术研究。

在《春江花月夜》的英译中，巴德注重具体化和逻辑性，与汉学家译者一样，巴德“深谙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性和审美倾向，能娴熟地运用英语进行文学翻译，注重使译文产生令读者愉悦的阅读感受”（吴赟，2012）。

一、具体化

（一）地点具体化

巴德《春江花月夜》译文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不拘泥于原诗长度，与许渊冲严格遵循原文一句译文一句的严格对应不同，巴德将原文的分句前四言中断开，两分句在译文中变为四句，以充分完整地表达意义。但原文信息含量用两句即可表达完整时，巴德也遵循原译文的句数对应。

例1

From wave to wave to reach the distant strand. (Charles Budd, 1912, 下同)

（“何处春江无月明”，郭茂倩，1979，下同）

例中，“何处”在句中有“无处不在”之意，而巴德将其译为“the distant strand”，将原文的反问语调抹去，并以具体的“某处”代替“何处”，以传达原文中“月照广阔”的含义。这是在前文衔接、传递原文含义与保留韵脚（上一句末尾 land）三者间平衡后作出的选择，最直接的改变则是地点的具体化。

（二）情感具体化

例2

The moon-borne message she cannot escape/Alas, the husband tarries far behind!

（“玉户帘中卷不去”一句）

中文含蓄，以月光在房间的移动表示时间的推移，“卷不去”“拂还来”的月光是“明月楼”中对离人思念的具象化，巴德在译文中将其点明（the moon-borne message），并未按照中文含蓄风格翻译，还进一步将思念对象理解为“husband”。一方面，此举缩窄了意象的解读空间；另一方面，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域外读者而言，情感的具体化降低了理解难度，有利于与诗中人物共情。

（三）主体具体化

例3

As on the shore midst flowerless trees I stand/Thoughts old and new surge through my throbbing heart!

（“落月摇情满江树”一句）

此处为全诗结尾，此处作者以自己的视角议论抒情，译文中直接从抒情主体的视角出发，增译主体“我”，并增加细节“站在岸边”，以实现与前文的呼应和连贯；抒发离人不能归乡的感慨，将以景抒情化为直接抒情，为不熟悉中国诗歌表达方式的英语读者移除文化障碍。

二、连贯性

在中文的，对仗是常见的修辞手段，在唐朝律诗中尤为如此。对仗可以“增强表达力度，提升语言的美感和艺术性，给读者带来一种视觉和听觉上的愉悦感。”但是“这种对格式美的追求往往勾销了对形式上确立逻辑关系的必要”。而英文更重视逻辑性，强调逻辑的清晰和意义的明确（蔡力坚，2025）。英文对逻辑

的忠实，表现为丰富的文本衔接手段。

（一）省略与合并

例4

And men and women, as the fleeting years/Are born into this world and pass away;

And still the river flows, the moon shines fair/And will their courses surely run for ay.

But who was he who first stood here and gazed/Upon the river and the heavenly light?

And when did moon and river first behold/The solitary watcher in the night?

（“江畔何人初见月”至“但见长江送流水”）

译文中，“不知”一句没有对应的译文，而是与“人生代代无穷已”一句合并翻译。从语义上看，两句含义重复；中文不怕重复，而英文却最忌重复（蔡力坚，2024a）。或许出于这一考虑，译者进行了合并。

翻译也是一种写作，是重新创造的过程（蔡力坚，2023）。“江畔”一句和“人生”一句在译文中位置的调换，体现中英逻辑差异，也体现出译者作为英语母语者在中译英时，能将译文调整为适合受众思维习惯的风格。中英两种语言对逻辑次序和关系的体现方式有很大差别（黄杏，2021）。英文多用演绎模式（Deductive），而中文惯用归纳模式（Inductive）（Scollon 等，2001）。中文写作习惯从具体到抽象，即诗歌原文中由个人（何人）推及所有人（人生代代）。

而英语惯用的演绎模式是从抽象到具体：译文先将后四句合并译为抽象的中心论点，即生命不息、自然（江月）永恒，再描述具体论据：历史上第一个望月的人，在描述中译者添加了具体的动作和神态描述（stand, gaze, solitary），创造出更形象生动的情景。

（二）情景连贯

例5

And when the heaving sea and river meet

（“江流宛转绕芳甸”一句）

连贯性依赖于语境，分析原文和构思译文也都离不开语境（蔡力坚，2024b）。所以表面上看这一句译文虽未与原文含义对应，但是却以小句复现的方式与“春江潮水连海平”的译文（In spring the flooded river meets the tide）形成回指，体现译者对连贯性的严格要求，也让语境更为完整。

三、结语

从社会角度看，巴德创办的上海同文馆英语培训班，为晚清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所需的英语人才，这也得益于晚清时期以林则徐魏源、王韬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良派对翻译的重视，以及翻译人才观的兴起（夏军，2022）。上海同文馆的创立，不仅适应时代需求，也为巴德以个性化的翻译方式译介中国传统诗歌提供了物质基础，是《春江花月夜》与其他《古今诗选》中的

英译得以形成的前提。

从语言角度看，巴德的《春江花月夜》的译文，以增强可读性为目的，进行了一定的创造。为此，巴德在序言中解释道：因诗歌流传过程本也有不同版本，后人对同一首诗的解读各有不同。除《春江花月夜》外，其在《木兰诗》的英译中，也进行了大篇幅的改写（刘中阳，2020）。他对传统诗歌的理解与诠释，

构成了以英语母语者视角看中国文化的缩影之一。

本土译者以外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等，在翻译史研究中关注度相对较低（许钧，2024）。查尔斯·巴德作为传教士、商人，在《春江花月夜》的英译中，以具体化和连贯性为重点，提高译文可读性，符合翻译传播“纾解异质语言文化促生的误解与困境，实现有效认知与关系平衡”的本旨。

参考文献

- [1]Charles Budd. Chinese Poem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 [2]Scollon, Ron, and Suzanne Wong Scoll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2nd ed[M].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1.
- [3] 蔡力坚. 相关性与连贯性——第十四届“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世界》杯”翻译大赛汉译英点评[J]. 英语世界, 2023, 42(10): 120–126.
- [4] 蔡力坚. 翻译中的逻辑连贯: AI 工具的一个“死角”[J]. 中国翻译, 2024, 45(04): 182–187.
- [5] 蔡力坚. 论连贯的重要性[J]. 中国翻译, 2024, 45(02): 182–185.
- [6] 蔡力坚. 重对仗与重逻辑[J]. 中国翻译, 2025, 46(02): 185–189.
- [7] 郭茂倩, 编. 乐府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8] 黄杏. 汉英对译中的隐性逻辑问题勘误分析[J]. 上海翻译, 2021, (06): 44–47.
- [9] 刘中阳, 李玮. “三维转换”视角下的《木兰诗》英译策略——以许渊冲和查尔斯·巴德的译本为例[C]// 外语教育与翻译发展创新研究(10). 西安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2020: 251–256.
- [10] 鲁柯如. 《春江花月夜》中张若虚三重身份的诗意转换与哲理探寻[J]. 青年文学家, 2025, (02): 100–102.